

大国小家共命运

□ 付艳杰

我的母亲与新中国同龄,她是在新安县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。

母亲姊妹九个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家人费尽心血在土里刨食,也只能艰难度日。有年春节,外公从外面捎回来一捧花生,九个孩子高兴坏了。每人分到的两颗花生,成了他们最幸福的新年礼物。

大山环抱着小村。那里交通闭塞,几乎看不见外面的世界。听母亲讲,当第一辆公共汽车——嘎斯车,沿着那条窄窄的黄土路翻山越岭开进大山里时,第一次见到汽车的母亲和一帮孩子们紧撵在车屁股后面道跑,兴奋而好奇。自此,平静的山村被公共汽车的喇叭声打破了。每当嘎斯车载着出门的乡亲们龙卷风似的扬起黄土奔向远方时,母亲总会偷偷地在心里猜测山的外面究竟是什么样子。

“妈,您给我准备一床被子,我要去县里当工人了!”1970年,母亲激动又忐忑地向外婆公布了一条“爆炸性”新闻。外婆这才知道,母亲瞒着家里在招工处报了名。从此,母亲走出了小山村,走上了工作之路。

“那时候,每天只有两趟公共汽车,早一趟,晚一趟。如果赶不上车,或是遇到雨雪天,就得全靠两条腿走到县里。有一年元宵节放假正赶上溜冰,眼看该上班了,我只好找了根木棍拄着,踩着冰碴子走回县里上班,从早上七点多一直走到晚上七点才到厂里,身上的衣裳冻得硬邦邦的……”母亲每每说起这段经历,都心酸不已,最后总不忘加上一句,“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”。我无法体会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走上几十公里的滋味,但我清楚地记得老家那条泥泞难行的道路。

改革开放后,母亲的单位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。她毛遂自荐去了销售科。现在,父亲忆起往事,还是不由地有些激动:“1980年,你妈第一次拿到了‘巨额’

业绩奖金!当时刚刚改革开放,人们思想上还有顾虑,她不敢去领,只要求将差旅费报销就行……”真没想到,一个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女人竟踏上销售之路,跑了大半个中国,为厂里签下了二三十万的产品合同。

母亲想让我弟弟过得好一点。有梦想有行动,生活自然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我们家从鸽子笼一样的几平方米的小屋搬进了两家一院的平房,渐渐添置了沙发、电视机、录音机等家具、大件。1990年,我们又搬进父亲厂里的新家属楼,住上了两室一厅的楼房,用上了抽水马桶。1994年,我们家盖起了两层小楼,住上了独家小院。

岁月荏苒,随着我和弟弟相继成家,父母也退休了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他们开始了探亲旅游之行。游历过万水千山,最令他们感慨的是祖国的巨大变化。从小时候的偏远闭塞,出门全靠两条腿,到如今高速公路、高铁、飞机的便捷神速;从早些年远隔万里的亲友之间靠写信沟通,到现在智能手机跨越距离随时通话、视频;从物资匮乏年代母亲珍爱的两颗花生,到如今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美食和快递而来的新鲜水果……父母亲这一代人和新中国一同成长,见证了祖国从弱到强、从贫到富的光辉历程。

2019年,新中国迎来了她的70华诞,我的母亲也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。这段时间,母亲最喜欢听小孙女唱的歌: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,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,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

70年的风雨历程,70年的生活点滴,祖国和家、家和祖国,看似遥远却又紧密相连。尽管在祖国的浪潮里,千千万万的小家不过是沧海一粟、浪花一朵,但每一位中国人都始终和祖国心连着心,同呼吸、共命运,时时刻刻感受她的温度与喜悦,她的壮阔与辉煌!

十余里,到县城买了几尺白布,又在县城做好白衬衫才回来。望着母亲那疲惫的面容,我心疼地流下了眼泪。

为了让母亲高兴,次日一大早,我穿上那件白衬衫上学去了。我胆战心惊地坐着,心神不宁地等到了上课时间。不出所料,老师刚一进教室便对我发火,大声地责问我昨天为什么不来学校领操。我委屈地哭了,怯怯地说:“老师,我没有白衬衫。”

老师更加恼火了。他指着我身上崭新的白衬衫大声说:“没有白衬衫?这是什么?我真没想到,你这样的学生也会这么不争气!”老师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

看着身上的白衬衫,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。我知道,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这件事了。

那天回到家里,我便脱掉了那件白衬衫,再没在学校穿过。

我开始发奋读书,心中也埋下了改变命运的决心!虽然后来我只上了一所普通的师范学校,但我从未敢懈怠,热爱文学的我始终坚持勤奋笔耕。2000年毕业那一年,我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的机会。这一年,国家改革用人体制,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事业单位聘任制。在此背景下,郑州一家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,凭借发表的数百篇作品,文凭不“硬”的我,硬是从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
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,我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,毫不犹豫地花300多元买了一件名牌白色衬衫。穿着自己买的白衬衫,我意气风发地蹬着自行车穿行在省城的大街小巷,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任务。那时,这件白衬衫,常常是晚上洗,第二天接着穿,有时穿时还没晾干,只好用吹风机吹干。

再后来,我投笔从“融”,“跳槽”来到古都洛阳一家金融机构工作。我的工作装就是白衬衫,单位每年都会发两件短袖和两件白衬衫。

白衬衫再也不想当年是奢侈品了,但每次看到白衬衫,我都会不由自主想起当年的辛酸和温暖,越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的新时代。

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!我们有理由加倍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,更加努力地创造美好的明天。

同心逐梦

岁月留香酿幸福

□ 江爱红

中国梦是亿万人民的梦。70年,时代一路往前疾走,人始终是最大收益者。70年,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坚持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,用一个个看得见的变化、一份份摸得着的幸福,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满足人民对人生出彩的渴望,让千千万万个家庭梦、个人梦拥有了圆梦的广阔空间,人民群众幸福感、获得感不断提升。人民好,国家才能更好。一个个“具体而微”的家庭梦、个人梦的实现,是同心共筑中国梦的“宏大叙事”中的一股股细流、一朵朵浪花,值得回味、值得思索……

——编者

好日子从奋斗来

□ 张健伟

父亲有一本发黄的相册,里面珍存的一张照片,记录了我家的似水流年,也留存了岁月的馨香。

最早的一张是1957年拍的,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,父亲15岁,正上中学,黑白照片挡不住他的意气风发。

第二张照片是1963年拍的,是爷爷奶奶的黑白照。那时,二老都刚过古稀,全身黑黑黑显得身材更加瘦弱,脸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,板着脸孔甚是威严。

20世纪60年代,父亲的照片非常多。由于父亲已经参军,每张照片都有鲜明的时代印记,如“一颗红心永向党”等题字下方,是父亲和战友们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和一双双坚毅的眼神。他们远大的理想,火热的革命热情,在部队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。

20世纪70年代,父亲退伍后成家立业,迎来我们姐弟四个幼小的生命。当时,父亲在村里做民办教师,母亲多病,弟弟年幼,家中无劳力干活,挣不到工分,少吃少穿,生活难以以为继。父母经常是眉头紧锁,很少露出笑颜,根本无钱也无心思去照相。这10年来的艰苦岁月,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

我们全家最早的一张全家福,是1980年的冬天拍的,黑白照片。那时,我已经10岁。照片上,弟妹都穿着刷筒棉衣棉裤,里边穿不起秋衣,外边穿不起罩衣,我则里边穿着表姐穿小的毛线衣,外边套了一件粉底红花的平布衫,由于线衣较大露出布衫整整一圈儿,看上去很滑稽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原野,吹暖了乡村。1982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,我们家贫困的日子也有了起色,衣食慢慢可以自给自足,而且有了余粮。

1986年,父亲通过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,工资待遇提高了许多,我也参加了工作,弟妹也已长大,家里的日子明显好转。

1989年国庆节,在市里工作的表哥到我家玩,给我们拍下了第二张全家福,彩色的,全家六口人站在绿树掩映的老屋门前绽放着笑颜!

1998年元旦,弟弟结婚,堂哥拍下了我家的第三张全家福。这时,我已结婚生子,大妹也已结婚,全家福变成了10口人,弟弟、弟妹身着结婚盛装围绕在父母身边,二老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,全家人站在新建的平房前笑得合不拢嘴。

2002年,辛苦工作了40多年的父亲光荣退休。此后,父母每年都要出去旅游,天南海北留下了他们老当益壮的身影!

由于拍的照片特别多,堂哥就把父母珍藏的照片制作成了电子相册,分为生命如花、岁月如歌、亲情永恒、旅游足迹四个部分。童年的艰辛,成长的快乐,家庭的温馨,都在一张张照片中显现出来,如电影般一幕幕出现在我脑海里。

一本相册就是一段生命的旅途。相册每页都留下了岁月的余温,一张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小家的幸福生活,也映射了我们国家、社会的持续向好。

国家好,人民才好!如今,翻看着这一张张承载岁月变迁的照片,我也在提醒自己,珍惜幸福生活,接续努力奋斗,追梦美好时代!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老家新安县磁涧镇孝水村以种菜为主。我是家中老大,在上小学和初中时隔三五要请假,跟母亲拉着架子车到市区武汉路零号市场卖菜。父亲虽是名工人,但那时工资很低,不够补贴家用。只能这样。

我个子尚小时,母亲驾辕,我在侧面推。我个子稍大时,我驾辕,母亲在侧面推。左右车杆上总绑有两样东西,一个是盛有馍馍和咸菜疙瘩的小布袋,一个是装有水的军用水壶。这是我和母亲的午饭。

我长个子是在初二那年。父亲突然把自己的横梁自行车骑了回来,交给我,让我学着骑。学会后,我就开始骑着自行车拉架子车,中间只需要一根粗绳相连。这样,母亲驾辕省劲多了。空车返回时,母亲坐到自行车后座上,只需要手把车杆,还省了脚力。

1983年,我考上了中师,弟弟和妹妹接替了我的工作,直到三年后父亲提前退休,弟弟妹妹才可以安心上学了。父亲骑自行车还没拉几次架子车,就嚷着要买一辆人力三轮车。母亲当即就把存折拿了出来,说:“买吧,咱也有钱了,跟着时代走!”

买了人力三轮车后,父亲在村里学了一天,就往城里跑了。因为车厢里装满了菜,母亲就坐在车帮上,很满足。

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相继成家后,生活好了起来。父母年纪大了,弟弟承担起了种菜卖菜的任务。三轮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,弟弟利用政策补贴买了一辆小双排座汽车,往城里卖菜更方便了。

那辆小双排座汽车刚停在家门口时,头发花白的母亲就盯着说:“这四个轮子是比人的两条腿有劲,也快,就是太喝油了。”父亲说:“想当年咱骑自行车拉架子车时也是四个轮子,不喝油,可是费劲。”母亲说:“那段苦日子过去了,往前看吧,好日子还多着呢。”

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。我们家一路走来,到今天的幸福日子,架子车、自行车和小双排座汽车功不可没,但这些“功臣”的背后是党的好政策的引导和支撑。

车轮飞转,走进新时代,未来更美好。

白衬衫伴我追梦

□ 张劲辉

那一年,我刚到一所乡镇初中读书。那时候的乡镇,远没有现在开放和热闹。所以,由政府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,便成了调节人们枯燥和无聊的一剂调味品。

每年一度的“盛会”上,都有本乡各所学校的学生们进行广播体操表演。而且,还要评出名次,对优胜者给予表扬和奖励。因此,学校对这个活动非常重视。

那时,我的学习成绩好,作文也写得好,而且是共青团员。老师便把我挑选出来,站在队列的前面,担任领操员。我颇为这个小小的“职务”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那天中午,老师忽然宣布:下午放假,回家养足精神,准备明天上阵。同学们不禁一阵欢呼雀跃。可是,老师接着说了一句话,令我心里一紧:“明天比赛,统一服装,白衬衫蓝裤子,别忘了。”

我已有一条蓝裤子,虽然很旧了,勉强还能穿。可是,我没有白衬衫。怎么办?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下面还有弟弟和刚出生的妹妹,家境困难。在学校,我是能节俭就节俭。

只能去借了。村里很少有人穿得起白衬衫,当村干部的三叔有一件,虽打了几个补丁,穿上也会显得很肥大,但总算是白衬衫吧?

我急匆匆跑回家,扔下书包,直奔三叔家。没想到,还是晚了,三叔的白衬衫刚借出去。接着,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,跑遍了整个村子,还是没借到白衬衫。

晚上回家,饭也没吃,我就躺在了床上,拉过被子,蒙在身上,无声地抽泣。母亲发觉了,追问起来。听完我的诉说,母亲沉默了良久,忽然坚定地说:“孩子,别急,妈一定要让你穿上白衬衫,一定!”可是,明天上午便要广播操比赛了,说什么也都迟了,就是能买到白布,连夜赶做也来不及了。

第二天,母亲一大早就出门了。我躲在家里,没敢出门半步,更没有敢上学去。我多么想站在领操员的那个位置上,多么想走上领奖台,高高地举起那张大红奖状。可是,仅仅因为没有一件白衬衫,便将这一切都统统失去了。

傍晚时分,母亲回来了,带回了一件白衬衫。原来,母亲见我那么难过和焦急,一大早便向三叔借了几块钱,步行二